

## 终不似，少年饮

□耿艳菊

午后，卖冰棍的来了，一辆日式的二八自行车，一个洁白的长方形的泡沫盒子。“卖冰棍哟……卖冰棍哟……”悠长的吆喝声像唱歌一样婉转动听，在寂寥的胡同里一波一波荡漾着。一直漾进胡同里每一个孩子的耳中，漾到心里。

那简直就是一个甜蜜的清凉的诱惑。一家人正在睡午觉，静得能听到院子里一片树叶飘落的声响。妹妹“咯噔”一下坐起来，麻利地凑到我身边，眼睛里闪着光芒：“姐，我梦见正吃冰棍呢。卖冰棍的还真来了。”

我早已醒了，正拉开床前一个柜子的抽屉，那是我的百宝箱，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和大人们偶尔给的小零钱。妹妹也有一个这样的百宝箱，急急忙忙拉开去找钱。我们扒拉了半天，才想起前天已经花完了。我们继续扒拉，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。可是，母亲到底不关心冰棍的事，依然睡得很沉。

屋子里待不住，我们跑到门口的槐树下站着，却正好看到卖冰棍的人正在整理盛冰棍的泡沫盒子。冰棍已经卖完了，空荡荡的盒子像我们空荡荡的心。妹妹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究竟年长些，安慰她，没事儿，明天还会来的。

我其实心里在犯嘀咕，为什么不等到大人们醒时来呢？也许大人们一高兴，会摸出赶集剩下的五分钱。就像上一次，母亲把五分钱放到我手里，我紧紧地握着，好像一下子全世界的美好都在我手心一样。

冰棍两分钱一根，五分钱两根半。卖冰棍的人一高兴，给了我们三根。举着那三根冰棒，我们开心极了，像举着三根美丽的水晶。我们顿时思想如雷锋叔叔一样伟大，希望所有的人都高兴起来，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乖乖的，不惹大人们生气。这样大家高兴了，我们就有冰棍吃了。可是舍不得吃，不吃呢，又怕它们化光了，啪啪滴在地上，太心疼了。然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，放在碗

里，化了，还可以喝冰棍水，太美了。一根易化的冰棍，可以整整消磨一下午的时光。多么美妙，又多么不可思议。

最令我们盼望的是放暑假那段时日。不爱下地的我们也乐颠颠地跑去田里凑热闹，帮大人们干些跑腿儿的活儿。这时卖冰棍的，不去胡同了，也跑来了田间陌头。太阳呼呼地喷着火，每个人的嗓子眼里都干干的。母亲笑眯眯的拿出四倍的五分钱交给我们去买冰棍，四倍呢，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实在太慷慨了。当家里人捧着白亮亮，散发着清凉的冰棍时，那种愉悦舒畅的神情，我恨不得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那只孙猴子，会七十二变，变成一根喜悦的冰棍。

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。一次来卖冰棍的人竟是我的一个同学，我羡慕极了，他实在太幸福了，可以拥有一大箱子的冰棍。我跑到母亲面前，郑重地向她说，我想去买冰棍。母亲看看我，笑了：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”我摇头。“等你学会骑车了再说吧。”母亲说。

等我真正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是另一年的暑假了。又向母亲提卖冰棍的事，母亲还是说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不放心。再提，母亲总有母亲的理由拒绝。而我卖冰棍的梦想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蹉跎了。

十四五岁后，渐渐，卖冰棍的事就不再提了。一是那时我已有少女的羞怯之心，一是骑自行车卖冰棍那样的时光一去不返。何况到处是商店，到处是冰柜，吃一根冰棍，已没有以前那样眩晕的快乐感。甚至不能满足口腹，想吃的是一种叫做雪糕，又被时尚的人称为冰激凌的冷饮。

而当真正尝过各种口味，各种形状，各种色泽的冰激凌后，觉得也不过一般，都不如少时的快乐纯粹深刻，幸福感也没有多一分。一个普通的冰激凌甜筒，起码也要几元，搁在往昔，能买一箱子冰棍了，那种快乐的幸福感该多么饱满。少时的冰棍，物美价廉。少时的快乐也同样廉价简单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）

## 夏日随感 (现代诗)

□孟凡华

蝉鸣撕裂了时光的裙裾

蛙鼓敲醒了酣睡的荷塘

热浪的蠕虫

光裸地爬遍每一个角落

斑驳的树影里

游荡着一丝丝躁动的气息

无论城市还是乡野

到处跳动着滚烫的音符

闷热蚕食着清凉和惬意

人们蜷缩在空调的光环里

用冰汁和西瓜慰藉着浮躁

雨帘终于从天幕滑落

雷声电母奏响了交响乐

大街上沸腾起细碎的银屑

伞檐下编织着朦胧的梦境

万物扩张着干瘪的血管

小河膨胀成蜿蜒的风景

当最后一滴雨吻别大地

彩虹绚丽成精彩的永恒

当人们挥手灿烂的朝阳

夏天已成长为潮湿的记忆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## 蝉鸣知夏意

□杨丽红

夏日的午后，日光毫无遮拦地倾洒下来，将整个村庄捂在炽热的襁褓里。我躺在院子里那棵老榆树下的凉席上，周遭的一切都被暑气蒸得懒洋洋的，连平日活蹦乱跳的狗，此刻也趴在墙根，吐着舌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蝉鸣突兀地响起，瞬间打破了这份沉闷。

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那声音像是从太阳里发出来的，带着股滚烫的劲儿，直直地钻进我的耳朵。紧接着，满树的蝉都醒了。它们藏在枝叶深处，把积攒多年的光阴扯成丝线，一根接一根地抛向天空。这声音不像唱，倒像是无数把生锈的剪刀，在裁剪夏日浓稠的光线。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虞世

南笔下的蝉总带着文人的清高，可我眼前这些蝉，分明是铆足了劲要把夏天撕开个口子，让所有沉睡的事物都听见太阳滚烫的心跳。

蝉鸣是村庄的计时器。日头每挪动一寸，叫声便涨高一分。正午时分，整个村子都泡在声浪里，连老榆树上的麻雀都闭了嘴，歪着脑袋打盹。邻家的王大爷常说，听蝉鸣能辨时辰——头茬叫是晌午，二茬叫该做饭，三茬叫时，日头就该往西山滚了。这话我信，在村庄的漫长岁月里，蝉鸣比任何钟表都准时，它们用翅膀摩擦出的韵律，丈量着土地与天空的距离。

我闭上眼，任由这蝉鸣将我包裹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那时的夏天，似乎就是由蝉鸣和树荫编织而成的。午后，趁大人午睡，我

和小伙伴便偷偷溜出家门，直奔村头的树林。我们手持自制的捕蝉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在枝叶间仔细搜寻着蝉的身影。一旦发现目标，便蹑手蹑脚地靠近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然后猛地将网兜下去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便能收获一只在网中拼命扑腾、发出尖锐鸣叫的蝉，那兴奋劲儿，简直比得了宝贝还开心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王籍写的是山林的禅意，可黄昏时刻村庄里的蝉声，却裹着炊烟的味道。妇人唤娃回家的喊声、牛群反刍的咀嚼声、井绳轱辘的吱呀声，都被蝉鸣织进暮色。我站在打谷场上，看最后一缕阳光爬上草垛，突然明白夏天不是被温度计测量出来的，而是被蝉鸣一点一点熬煮浓稠的。

夜里蝉声渐歇，却仍有零星的独唱从远处传来。它们大概是新来的，还不懂村庄的规矩，非要把未尽的话语说给月亮听。我躺在房顶上数星星，想起那些在地下沉睡的蝉，它们用七年黑暗换半月光明，究竟是傻还是通透？或许生命本就无需答案，就像这永不重复的蝉鸣，年年夏天都会准时响起，在新旧交替的缝隙里，提醒我们时光从未停歇。

晨露未干时，蝉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歌唱。我望着东边泛起的鱼肚白，突然觉得蝉鸣不只是夏天的注脚，更是土地写给天空的情书。它们用短暂的生命，把平凡的日子唱成诗，让每个庸常的午后，都成了值得铭记的永恒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